雕菰集

江都焦循著

孝女王淑春墓碑

孝女父儀徵諸生名法夔老而貧肄業安定書院中月僅得一金不足以贍衣食雖有子不能養也孝女痛之誓不嫁以鍼黹得錢供父饘粥已則時時忍飢冬月手凍龜血出身寒戰工作不輟父賴以不餓死某年月日法夔病歿孝女以頭觸壁額裂得盡孝死嗚乎余與法夔同書院者十年法夔年七十餘目昏眊毎見其刻苦爲文漏三下猶以卷就燈下作字今乃知其戀戀於毎

月之一金者誠憐若女之心力之竭也然終以老黜去自是孝女之境益窘而所以供之益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淑春者可謂能竭其力矣孝之純矣江都明經袁君世勳集同人爲之殯葬於法藏墓側請　旌於朝昔李文公作高愍女碑曰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辛酉四月余往武林與韓君衛勳同舟韓屬余爲文表其墓已而忘之冬十月復往浙復與韓君同舟韓君讓余曰令孝女之事不彰者子之咎也余歷然因爲之述

鄭孝子墓志銘

孝子姓鄭氏名禧字錫五繼伯父達爲子本生父爲上居鎭江伯父居江都孝子五歲渡江育於伯父所至姓所流宗族稱孝數年父病中死法孝子年甫十餘憂慮面黧色侍疾不寐髫髮晝亂斗字夜號草木之滋百計思效旣遭喪哭踊哀戚過於常人以哀毁致病病八年而卒年二十有二卒於乾隆四十年五月之三日葬甘泉之西境造石街之陽娶俞氏生子宗偉偉以其先人軼事告於循乞志厥墓乃周訪於其宗人宗人曰孝子性和平節儉恭讓好讀唐宋人書效董宗伯書法畢肖旣病恐戚其生父母必呼之忍疾而侍也或曰孝子之

侍疾嘗割肉以進此所以病焉嗚乎世俗之孝吾不爲孝子重惟其蜾蠃負之恩同毛裏齒才丱角大節克成非其天性之純全曷克臻是是可傳矣銘曰

繼嗣之立爭奪之林惟合以利孰誠其心鄭君秩秩貊其德音孝于惟孝著江北南勸之貞珉以爲世欽

喬先生墓志銘

先生名椿齡字樗友甘泉縣人沈酣六藝之精涉獵百家之賾故其操筆爲文厚而不愚樸而不陋論文非漢魏不出諸口作文非漢魏不安於心然而所遇止博士弟子員高等屢試餼廩未食命之窮也可勝感乎篤於

友朋不效酒食標榜之習過則相規直言無隱故人樂與之遊而復憚其口雖有放逸不羈之士見之無不自斂抑年五十不昏娶不事生人產性情高潔自好世或以怪誕目之儀徵阮元嘗從之遊既貴先生未嘗通一問及視學山東延先生佐文事乃以乾隆癸丑十月往明年三月卒於青州弟某某迎柩歸於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循識先生十年時獲聞先生之論將往齊與語於泰州旅舍自此遂不能見越一年循至青州先生卧榻尚存具雞酒黍飯向榻而祭乙卯二月晦夜三鼓也五月自山左歸尚未有志先生墓者因為之志銘曰

矚彼齊城驅馬宵征月孤山冷想見先生

李嵩泉墓志銘

甘泉李濱石鍾泗之兄鍾源字嵩泉余未識其弟先識君君事母孝愛其弟而能敎之不倦每弟會文友家家無僮僕君輒自持鐙或兩具立其家門外待弟出與歸雖寒夜嘗露立雨雪中弟屢泣辭之終不改自不娶爲弟聘婦竭力營一室將遷居而歿是可痛也先是余過其門必以餅餌延余食自不食而勸於旁曰吾弟年少學淺望勿以爲市交也甲寅余與濱石同舟試於省送余坐舟中良久復諄以弟相屬語次嗚咽余訝之八月

二十日與濱石歸君已病篤臥帳中問之尚與余言是夜周姓醫投以石膏明晨遂死年止三十君素赤貧以星命爲業每判吉凶趨避無不驗日得錢可三百足養母以及弟餘且以濟乞人或張路燈余每叩其學則笑不語强之則曰餬口耳何可言後見其篋中書第坊間俗刻五星節氣差謬甚多然而世之講西法分秒不戾者未知其術之驗也是亦天之所以助善人與然而天其奪者何也是年某月某日君之弟鍾泗葬君於城西某原禮也君歿余有詩哀之卽用以爲銘

儀徵縣學生鄭君暨節婦吳孺人墓志銘

嘉慶十六年月日內閣中書鄭兆珏葬其考容千府君暨母節母吳孺人於金陵琵琶街之原禮也府君諱涵先世居歙繼遷於金陵再遷於揚州祖爲翰贈中議大夫父鑑元　誥封中憲大夫君幼好學能文章劉石菴先生督學江蘇取爲儀徵縣學生春秋三十卒於乾隆丙戌秋八月厝於城西仙人掌之側越四十年嘉慶乙丑冬十月吳孺人卒又一年始合葬君之卒也四方知名之士作詩歌以哀之奴隸臧獲及鄰里市巷之人多謂君不宜歿迄今猶然是時君長子兆王甫三歲次子兆珏猶在娠吳孺人年二十六耳孺人善事翁姑姑有

痼疾調護尤謹撫兩子皆成立凡守節四十年乾隆乙卯舉於有司建坊於門循與兆王兆珏交二十年君已前歿未獲瞻仰顏色時時拜見與孺人言論風裕肅然見家法又嘗誦君之遺文而惜君之才則信乎其不宜歿也孫四人烜熠炘兆王出熙兆珏出銘曰

人惜君歿吾謂君存君於何存存於人言如燬思潤如冬愚暄有斐君子人不可諼穆穆節母維邦之媛美哉同穴夫貴妻尊

甘泉候貢生鍾君墓志銘

君卒之明年夏四月君之子貟一𩟝來持君𥹸君述常𥹸

乞循爲理之明日啓竊得十三種曰春秋考異論三傳也曰說書解尙書也曰區別錄考訂毛詩之草木蟲魚也曰論語考古發魯論之疑滯也曰祭法解核古祀典也曰周官識小經緯諸職而類釋之也曰讀選雜述補文選注之不及也曰輿藝塾問答與子弟門人講說之所錄也曰漢儒考表兩漢經師也曰輿藝塾筆記曰考古錄雜論經籍之所叢也曰覺菴日記甲寅乙卯間記日所行之事也曰銘心館集詩古文詞也曰記首尾完善錄雖瑣屑間及哀傷而衷曠之風露於楮表誦而味之可以消市心焉文止數篇詩則備矣其餘零星斷

斕卷帙未完竭三日力刺其精華爲君寫之統得四卷
名之曰蔽厓考古錄蔽厓者君别字也君諱懷字保岐
鍾氏世爲揚州甘泉縣人先世業賈至君而貧君樂道
知命不以貧賤自損其性情雖饘粥不繼不廢獻歌好
著書而不與世爭名故世罕知者以爲列身橫舍則科
舉之文分所宜習於是有八函時文之選然未嘗汲汲
於科名也未弱冠補甘泉縣學生應省試十三次屢經
困躓君惟自訟不知怨尤嘉慶甲子諸城侍郎劉公督
學江蘇重君之爲人歎君之學舉君爲優貢生君慨然
有知己之感然自謂僞告殊多不稱此目家庭敘說言

屢及之居恒禮法自守訂祀先之儀率其子弟必敬必誠與朋友交必以信謀事必忠往來酬接之度不瀆不慢性素和易而人亦莫能狎也春秋四十有五卒於舉優貢生之明年七月十七日娶同邑李氏舉一子葵嘉葵嘉葬君有日矣循與君交善因爲君銘銘曰

柳青青兮識君之門春融融兮想君之魂立言不朽兮卽身之存魂無不之兮藏身於西山之原

代阮宫保撰王善香觀察墓志銘

維大清嘉慶十六年冬十二月壬戌河南分守河北彰懷衛兵備道王君以　王事勞瘁卒於陽武城之邸十

七年夏六月戊申其孤以喪歸十八年春三月壬午葬
于松江府婁縣四十三保二區八圖祔字圩新阡禮也
君諱如金字式二號菩香其先爲汴人宋南渡後世爲
華亭人明萬歷朝君七世祖坒以丙辰進士仕爲太僕
寺卿生鋹鋹生三子長曰日藻戶部尚書次曰溍候選
兵馬司正指揮爲君高祖禎康熙辛未進士選庶吉士
爲君曾祖晉河南衞輝府知府爲君祖興堯山東兖
沂曹濟道爲君父君始以通判來浙江署玉環同知捕
盜有功以同知用移河南借補儀睢通判署開封府値
吉林索倫兵進勦楚賊君總理軍需局奉委以察哈爾

馬八千匹送軍營君以口馬至綏先以宅馬資用大吏以爲能奏入　賜花翎題補蘭儀同知會河決歸德睢州君日籌工料夜親堵築露處風雪中寒襲左目絡釐功既成遵川楚例加捐知府題補衛輝引見上顧君目詢得致疾狀頷之未幾進山西河東道歷山東兗沂曹濟道河帥李公謂不足以盡君才奏請調河北遂終于位君之才著於河防軍需而惠愛之及於民也最顯于晉歲甲子晉大饑君方涖河東道撫恤之民得以存活先是晉產鹽于古鹽池既汰商均課地丁趨利者多私販而課病君籌之以爲非復商不可議先疏濬姚暹渠

以培鬻井之源然後復官以治招商以理巡撫伯公麟用其議入告奏可秦晉之民以河南北兩岸灘地訐訟吏不能下君曰秦晉之爭以水無常耳水在秦則晉利水在晉則秦利利不利視水南北而科不以利增不以不利減故互爭然水無常而地自在宜合兩地各分其半而丈其可耕者使官不征無利之科民不私無科之利于是數十年之爭一朝而決秦糴于晉民不肯集衆阻之以爲晉粟不足以贍晉何及于秦君諭以糴不可遏乃召富室出資乘鹽車赴洛以穀返糶之價如糴之價益以晉穀糶秦而補以洛穀秦獲其糴而晉價不增

君之以兗沂曹濟道移河北也當伏秋盛漲在曹已防護無虛日至是考城舊南隄决君設筏拯民于危而食以食其中牟之將决者則馳往力護得安　上賞加按察使銜君自夏及秋躬冒暑濕乃致疾仍不自安奔走于大風中故不起春秋五十有七娶趙氏封淑人先君二十一年卒子清華廣西候補同知妾黃氏生清時候補主事女子子三人孫二人秉樞秉衡夫衞輝府君之祖所舊守也兗沂曹濟道君之父遺澤之所在也而君皆嗣任之當時以爲祖孫父子先後治一官傳爲美談君判儀雎時君之兄錫奎以翰林出守潁州潁與豫壤

相接是時兩親健兄弟迎養迭往來睢潁之間道上人指而識之欣然慨慕以爲盛事君兄之子嫁阮氏爲吾弟亨婦與君爲婚姻知君之行事君之孤以狀請銘故爲銘其辭曰

以勤報君以惠答民以政嗣親以敏成仁以勞忘身刻之貞珉以示後人

名醫李君墓志銘

嘉慶十年秋七月名醫李君卒卒之日子家人兒女咸哀泣湖中農人有泣於路者皆君所活也先是閏月子子女及子婦病瀕於危君活之距君之卒止一月君諱

炳字振聲號曰西垣儀徵縣人幼習三世之書苦不能得其蘊乃學易十年而有得曰治病之要不外陰陽消息而已陽生陰死醫爲人求其生故必使陽長而陰消用寒涼峻厲則傷其元惟陽主通汗吐下所以亨也利者義之和其德在秋火亢必有以和之火齊白虎所以和也用陰以補陽非用以伐陽貞元相續而天行所以不已也時子有說易之書謂易之當位卽岐伯所云當位君見之欣然曰醫理在易先生可與言醫矣君又曰帝出乎震震爲東方木木者人之所以始也肝膽之氣存則生消則死俗醫嫉肝木如寇讐務制而勝之生氣

乃日損而人壽益促君尤所自得者曰肝之系在右而行於左學者駭其言多攻之歙人汪彥超爲舉一證曰秦越人書謂肝七葉左三右四右贏其一斯爲本乎予亦舉兩證曰肝爲乙木乙爲庚妻妻必從夫宜其本在右鄭康成之注周禮疾醫也言肝氣涼肺氣熱賈公彥申其說云肝在心下近右其氣當秋是肝右之說不始自君矣然予驗之十數年凡右脇痛者君以甘緩之和以勻藥無不應手痊治肺必劇乃知君以積驗得之眞能發前人所未言可爲後世法也彼攻者烏足以知之君苦金匱無善注乃撰金匱要略注二十二卷能抉其

微錄生平治驗之案爲西垣診籍惡吳又可溫疫論之惑人也作辨疫瑣言以糾之謂大黃治疫本於耶律楚材又可竊之而不知其義妄造達原飲用草果黃芩以剝人生氣且疫爲陰濁入人口鼻當以芳香勝之立清氣飲用大黃有漬法蒸法同煮略煮諸法取其氣而不取其味意尤造於微嗚乎習醫者多不通經或有假經語以爲緣飾者又莫能發其精微以會通於神農黃帝之指自宋金元明以來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惟君乎君卒年七十七遺孤止二歲是年九月葬君於蜀岡之陰君爲貧人賤士治疾必竭盡心力寒暑暮夜聞

召卽行而短於伺候富室顯者故身後無餘財胸有定見不善隨衆浮沈病已則戒勿藥不屑以調理爲名奔走射利或製一方令服百劑數十劑不更增損均與世俗醫相反而識者遂希至於生死在呼吸之際人攻君補人塞君通人寒君熱以口舌爭之而不足以身名性命誓而決之手調其藥而坐驗其啜不效不已及其愈也所報或無一錢君以爲快嘗往來吳越荆楚之間所交落落然而譚論風采聞者好之說醫之文簡而有法間爲詩歌不甚溺也予旣錄其診籍爲李翁醫記復述其生平梗概及學之所得以垂於石銘曰

惟人思之知君術之神惟人嫉之知君學之眞財利所在讓之他人拙於求富巧於濟貧人喜用克君獨以春贈以陽和不殺而仁每乘舴艋泛我湖濱囊中有帙指與以醇人驚論創實中於倫爲語學者維茲有津問而師之以保庶民

表叔王容若墓志銘

乾隆五十九年秋七月表叔王容若卒於余家之半九書塾年七十有二嘉慶元年丙辰正月葬於余莊之北去余宅三十步君爲明儒吏部郎納諫之裔孫高祖父王藻明崇禎癸未進士選慈谿縣知縣升都給事中曾

祖父方魏以處士終祖父祖修歲貢生生君父衡北及
循祖母君性誠樸讀書明大義非其道未嘗取一介也
循及弟妹幼年君皆抱持飲食及循生子女君又抱持
飲食之循十歲前日夕相依君時說古人孝弟忠烈故
事暇時教以書數循之習九九實始於君壯年多力善
拳勇好理鄉黨間不平事居余家五十年凡片紙零鐵
棄諸地一一收拾積一篋往往得所用娶某氏無子銘
曰
湖中閥閱實惟王氏著書滿家直道如矢至於容若乃
爾式微祖無官積焉得輕肥生不妄取死無餘財人謂

君愚君量實恢布衣莎帽清若寡鵠不墮祖風困窮何辱衣冠之嗣孰如君賢不忮不求惟君有焉葬君近我艮於墓祭銘君於石以告後世

吳完甫墓志銘

嘉慶六年辛酉夏六月某日詩人吳梅村學士之曾孫完甫以貧卒於揚州年三十六哀哉君諱某醇篤恭敬訥於語言多巧思善刻石摹印不屑屑講章法自能工亦非仿秦漢以飾苟卒嘗以三乘方算法問余余與言唯唯似未喻明日發爲圖窮極微妙久客揚州友朋以其孤子爲娶婦劉氏婦有母病瘵君飲食之婦生男女

四五人君不善治生日用遂蹙憂鬱至歐血病又以服藥日增費百錢境益窘矣遂不起君與汪大贊交最深
汪葬君於某原銘曰
泰伯之裔世居婁東穆穆祭酒爲詩人宗三世而後至君遁窮君性沉默與人則恭君多才藝思入而通天與君慧而困厥躬依人江北餓守蒿蓬兒衣百結婦歎於宮篆刻不輟運刀成風對客笑語自比斯翁寒餓外襲愁鬱內攻神氣日剝如木有蟲君年方壯君算則終頓聞君歿我心忡忡衣食所累至此鞠凶魂兮歸來棲於寒松爰刻哀辭藏之地中

代阮撫軍撰雲南府通判岸亭陳君墓志銘

君諱聖修字念祖號岸亭廣西平樂人原籍浙江山陰曾祖理官平樂司獄遂移籍焉祖廷綸康熙庚辰進士廬州府知府考齊襄舉孝廉方正江西廣饒九南道得男九人君敘第三生而岐嶷善讀書工於屬文以太學生中乾隆庚辰舉人援豫工例授湖南貴陽縣知縣調益陽丁外艱去官服除歷任江西之建昌鄱陽吳城安徽之太和兼湖所治政績有聲陞雲南府通判未及任而卒君生於雍正十一年十月距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年六十一安人凌氏生子四伯焦季先於君卒仲廣興叔

廣凝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地禮也君令益陽時值山水破隄民大饑未及請先發倉米十萬斛賑之無饑州水齧壩壞州人議移建君方署州事以爲棄地讓水非所以恤民不加於要害處開引河而增壩以護之依君議民賴以安又嘗署和州州舊有僉丁貼費之例君議照屯田按畝增追給運丁自措時以爲便蓋君以經濟之才施於宰牧不徒以奉職者免上議矢公者請輿評求之古人可謂賢矣先是君仲兄聖傳爲臺灣縣丞值林匪之變慷慨罵賊慘罹於難 天子以雲騎尉襃其身且廕其後無嗣故以廣凝爲之子廣凝重性理之

學好金石之文鍾於孝友志在表揚以君行狀屬某志
諸石爲之銘曰
邑宰之任視古諸侯化緜德駿民視風嚮會稽名郡東
郡無盜牛依淮守虎拜荆州繫古有然維君則侔虞竇
巨族楚產名流淸白世守仕學用優生秉異質出建嘉
猷卅年作宰萬里言游春風拂蘇陰雨隨蹤民隱旣恤
官方式修無偏無黨不剛不柔狗先羊問犢共車留破
械同豫發倉比攸荻圩增壩穎開穿溝利民民立禱神
神酬通經足用臨事克謀眞我壺漿衎我朋儔梅花東
閣明月南樓板輿朝豫民瞏膂籌耆黎在臆皓髮生頭

續方報最形頓歸幽羊燈寂寂嵦羃悠悠女捐簪珥童
龍謠謳遺書百帙貞石千秋魂棲芳草墓表長楸湘雲
皖水人去香浮

節孝臧君墓表

君姓臧氏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縣人高祖琳以經
學著名父繼宏母章生子四人伯庸仲鏞君次叔季吧
君生有至性天倫而外別無所樂秉質樸鈍師事伯兄
庸每受經人一己百務獲乃已遂通六書故訓之學尤
長讎校學者推之然而性命所存則父母而已父病痎
瘧冬夜畏寒又不樂近火君每夕潛身被中旣溫復潛

起三歲不問未嘗令父聞知父歿三日水漿不入口三年不入內母病風須服桑膏君爇之火薰目盡腫卒以爲常侍母疾不遠左右母或詣親戚家則奔隨輿後下輿則扶掖以行雖內室婦女羣集不知避人信其誠篤亦鮮有怪者壬戌夏母病甚忽愈方君持父喪哀毀骨立十歲未復家貧無僮僕居恒爭自操作至是乃不能勝乙丑四月客長興未三月家書七發問母安否未幾病歸遂不起既卒撫其左肱有肉長三寸如蝸突出膚表其婦泣曰夫之羸由割臂肉而起夫在不敢言也先是庸遊粤東於南海得二利削以問兩弟君佩之値母

病甚醫謝不治君目視婦令先寢外扃之明晨有血漬
於樓覆以灰不撿是夕有小婢窺見君持所佩削書臂
走樓下已而煎藥向銚長跽若有所祝母服藥曰今日
藥濃甚病竟愈君自割後創潰歲餘乃合每日忍痛作
歡而血氣精魄實耗於此君風尚醇默禮義所在爭之
不少匿不諳人世周旋之習其跡近戇而君率性行之
中於倫慮伯兄庸舊名鏞堂至是改今名君作書規之
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蘇忿生宓不齊皆二名也名以傳
信敢名不定字號太多反致岐惑仲兄瞀儒錢泣涕以
諫不聽日夜隨之仲感悟然後已娶婦之夕以事舅姑

之禮編爲詩歌使女傭服誦婦諫聽畢乃合卺婦偶失母意君呼而讓之曰爾獲罪吾母斯我之讎與爾約三年無過許復合否則出矣而歲婦克盡事姑禮弟屺泣請之乃睦君卒于嘉慶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僅三十配胡氏無子有二女是年八月三日葬君於豐西鄉祖墓之側肅傷君甚私謚君曰節孝先生君所撰孝子孝女孝婦傳共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尚書集解拾六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愛日居筆記四卷君之歿也大興朱相國作誄辭以哀之孝弟之節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以行爲本學爲末故著

述之業不復詳書而特書君之行以表於石

伯祖心若府君墓表

府君初名炳字沛然後以字行遂名沛然字心若吾曾祖文生公之長子吾祖鑑千公之伯兄墓在淵陳壩北祔於文生公墓之西南面於淵府君幼師事王君祖修王氏自吏部公納諫以來世守石簣陶氏之法府君習之不能售於有司復師事郭進士嗣齡進士時以王胡之文教授於鄉里習之益不得售府君持之堅不肯爲世俗文安溪李相國之門人胡公素好守溪文適督學江南得府君試文奇之以爲童子中何有此老學取爲

郡學生時府君年四十矣目短視廣面須如戟胡公笑謂曰子之貌何不類儒者府君峻其聲曰儒者何貌孔子貌似倛矣聞者肅然郭進士修江都志議與同事者某公不合某公以虛譽自炫者也明日府君遇於市誂而數之曰昔者爾所言姑與余論諸市中乃盡破其所說某公莫能對明日引去甘泉令張公宏運將塞溝引湖逶西山而南入江所費旣衆且將壞墳墓田宅之當其地者里人洶懼値令至府君往謁力陳不可令艴然府君隨至縣庭復爭之先是里中奸民利於此而嗾令令惑之聞府君爭當於理稍悔悟適大吏亦以爲不便

於民乃止府君樸誠不欺見義勇於爲鄉黨憚畏之有
口角訴誶得府君一言卽解擧爲約正每朔望集民敎
之當是時里中鮮訟者農夫或終年不入城市宣化使
者涂公按鄮至里見府君勸於敎而民俗於諸鄉獨淳
謂府君曰君百里才老於鄉官屈也聞諸吾父云乾隆
某年月日卒於家年六十八娶高氏生子男一蘭女一
適管一淸管以庶吉士改魏縣令逐府君至署府君惟
布衣羊裘而已孫男三待得徹得徹少失學不能擇友
以飲博盪蕩其家業遂以窮死府君手著時文稿數百
篇手訂明人程墨及震川守溪思泉鶴灘諸名家文稿

均存得處乃失之至於壟塋久不修從兄待葺之追憶所知述而刊諸石以告後人

族父訓導公墓表

訓導公之曾祖茂卿公諱明選與我高大父震鳴公爲同祖兄弟祖賡泰字載歌父南傑字萬士皆世讀書爲名諸生公諱率祖字履安以歲貢生官望江縣訓導卒於官娶龔氏生子二長汝驤次汝龍以汝驤爲兄繹祖後已而汝龍歿汝驤亦先公歿公叔父南吉生暉祖暉祖生汝翼至是汝翼竭力迎喪自望江歸與龔孺人合葬於某原公天性純粹承祖父之學安貧守道語默動

息未嘗稍溢規矩讀書外不知有嗜好著述外不知有師友居城中從學者數十人嘗與友人論經義疑滯未及解將之湖中當北行過市衢觸人而南行數里乃悟其心之專篤不可渝易有如此也公之兄繹祖工騎射能文章壯遊京師爲康親王所知王重其才器不許假歸及歿王各公迎喪且憫其兄將及其弟公至臨兄喪即位哭極哀然不一謁王王使人導之來叩頭謝曰王之恩沒世不能忘卒祖今日爲兄來見王爲不敬兄持兄喪而見王爲不敬王請俟異日竟以柩歸王歎曰南人善謁秀才乃若是耶使人追贈以金扇傳諭曰有子

弟入京持此扇來公再拜受之卒不見汝驤字鳳來以
時文名隨月讀書樓課藝中有載者自茂卿公以文名
於明萬歷天啓間至鳳來五世幾二百年祖孫父子兄
弟皆讀書無一貿易者鳳來無子汝翼字民望亦無子
民望始不讀書以貧投水死是可哀也民望忠厚長者
嘗以家藏時文稿數十篇示余今亦散失矣惟載歌公
所著澹園詩義嘗刻木者余收藏之其他著不復可得
訓導公軼事先君屢稱之惜乎未更請於先君所聞僅
如是而止今公既無子孫門人鮮有存者循稍稍知屬
文不即此時表之恐後世遂泯焉方公之迎兄喪入京

師學中人多盬之及不謁王而歸鄉黨士大夫或哂或
惜以爲迂儒唯先君及族人時若以爲徐孺子申屠子
龍之風也其人沒其風不可沒其後絕其名不可絕用
述舊聞以刊諸石

范氏墓表

循祖父生三女季適范循幼時隨先子至姑家姑之翁
南宫范翁壽八十夫人呂並存姑夫名之瑶字崑池姑
之子徽麟字彬文號秋帆廿泉學生娶循族父麗左公
女生二子長選次金一堂四世何其盛也循自幼受業
於彬文師已而南宫翁卒呂夫人繼卒越十年而姑夫

崑池卒遐前卒其母瘵卒彬文師繼娶循族父印瞻公女數年而師卒金之妻朱卒姑母及族姊姑婦相繼卒今年金又卒四十年而四世十口盡沒金無子繼娶於沈生一女猶襁褓也哀哉先是姑夫崑池合葬南宮翁呂夫人於許莊之南彬文師葬父及妻於墓之西北隅師卒未葬至是五棺同日葬師善爲歌詩每月吟詠不輟處赤貧以舌耕養父母未嘗干人性好山水值省試淸晨出遊牛首山忘攜錢忍餓終日其興勃然循從師七年師授以騷賦古文年十七以詩賦受知於劉文淸公師之教也三四年來屢夢見師相向泣涕去年秋八

月間偶隱几見師隔溪立奔汗如雨遙謂曰吾窮甚吾無以爲家也今啓所胥棺和龕欲脫更一年幾不可葬是非循之咎與是非循之咎與嘉慶丁卯十二月十三日

吳氏先塋表

黃珏橋鎭西三里田呂家巷巷南有塋面西澗水繞其左曰吳氏先塋余里中吳氏有二一從徽州來再傳曰椿年生重光官至代州知州一從高郵來曰蘊君蘊君生美枝美枝生堯佐堯佐字從周少孤善事其寡母貿易四方以艱苦積貲置田宅稱温飽生二子長曰體仁

字敬元樸素有父風次曰體倫字慎徽甘泉學生是塋葬從周公敬元慎徽兩公左右祔從周公娶於周敬元公娶於仇慎徽公娶於潘皆合葬先是椿年有厚德里人謂代州之貴所以報也周孺人以勤儉佐夫以忠厚訓子孫睦姻任卹其鄰里鄉御而知之者鮮其孫太學生宗贊謂余曰周孺人嘗買櫝愛之已而廉知爲某氏物憮然曰鄰里也萬一至吾家覩此何以相對急反櫝不取値鄰里娶婦者往爲之償新婦貧家女衣裙不能具孺人甫見急解裙衣之不使娶婦者知婦無裙也他行事多類是嗚乎慷慨厚施有餘財者類皆能也惟以

仁恕之心隨其所遇而委曲周全纏綿無已無高奇異俗之名而尺布斗粟誠誼將之惠之所及無跡可求天之報之必有興起如代州者愼徽公每至書肆聚檢破蝕不完或詩文集不著名者購歸整治之日好藏書者以板計以名求此其所棄也余不取或竟廢矣此用意之微與周孺人之心適合知其敎於家者深也太學君虞其子孫忘先德之所貽思有以彰之屬其同里友人焦循書其事以表於墓

李氏兩大夫阡表

嘉慶二十有四年歲己卯　皇帝萬壽　詔內外大小

各官得以已官品級封贈厥父母於是刑部主事甘泉
李周南請　贈其王考國彥考商山皆爲奉直大夫請
　贈其王妣節婦胡請　封其母凌皆爲宜人凌太宜
人受　封後旬許以壽終是年十二月丁酉周南奉妣
之柩與考合窆祔於王考塋內屬其同年生焦循文以
表之李氏其先蘇州黃花嶺人明世宗時遷揚遷揚之
祖曰思洲思洲生玉生玉生生良相良相字公達娶於
王繼娶於朱生三男長國賓字价藩次卽國彥字美士
次國士幼殤公達公早卒朱年三十撫兩孤並成立价
藩公生五男美士公又早卒胡太宜人時年二十有八

未有子以份蕃公第幾子商山爲子商山字芝田生二
男周南鼓南皆淩太宜人出也李氏自王生公以下皆
治生有業在郤伯鎭世守之以供歲時祭祀給衣食世
以忠朴誠壹聞胡太宜人旣後芝田公芝田公甫四歲
胡憐愛之如己出芝田公事胡太宜人無閒於所生已
而胡太宜人以業授芝田公督責嚴芝田公承益誠旣
娶有子矣少有過誤胡太宜人色不懌芝田公暨淩太
宜人輒恪立齊懼潛變所行覗色解乃亦解家世居郡
城去郤伯鎭數十里歲大半居肆舍時時歸省侍寢食
以日所出內取與告及胡太宜人歿哀毀盡禮先是美

士公葬城北法海寺旁胡太宜人以地卑溼遷城西金匱山至是合葬即今所祔阡時乾隆四十一年乃以母節請旌於有司建坊入祠芝田公貌清癯愛潔好蓄書藉花卉自號曰逸亭與人接極和然不苟訾笑不輕諾雖貿易實以儒道行之故所居積卒折閱而市井駔儈得以詭詐謀侵侮之芝田公默受不與校周南以公瘵病請棄業公憮然曰此業爲吾祖母母兩世孤孀所遺母嗣我坐付此業旦夕以先世百數十年所延戒勿墮今以侮故而棄是棄吾母也未有以易之吾奚忍乾隆六十年芝田公卒年五十二向者市井駔儈益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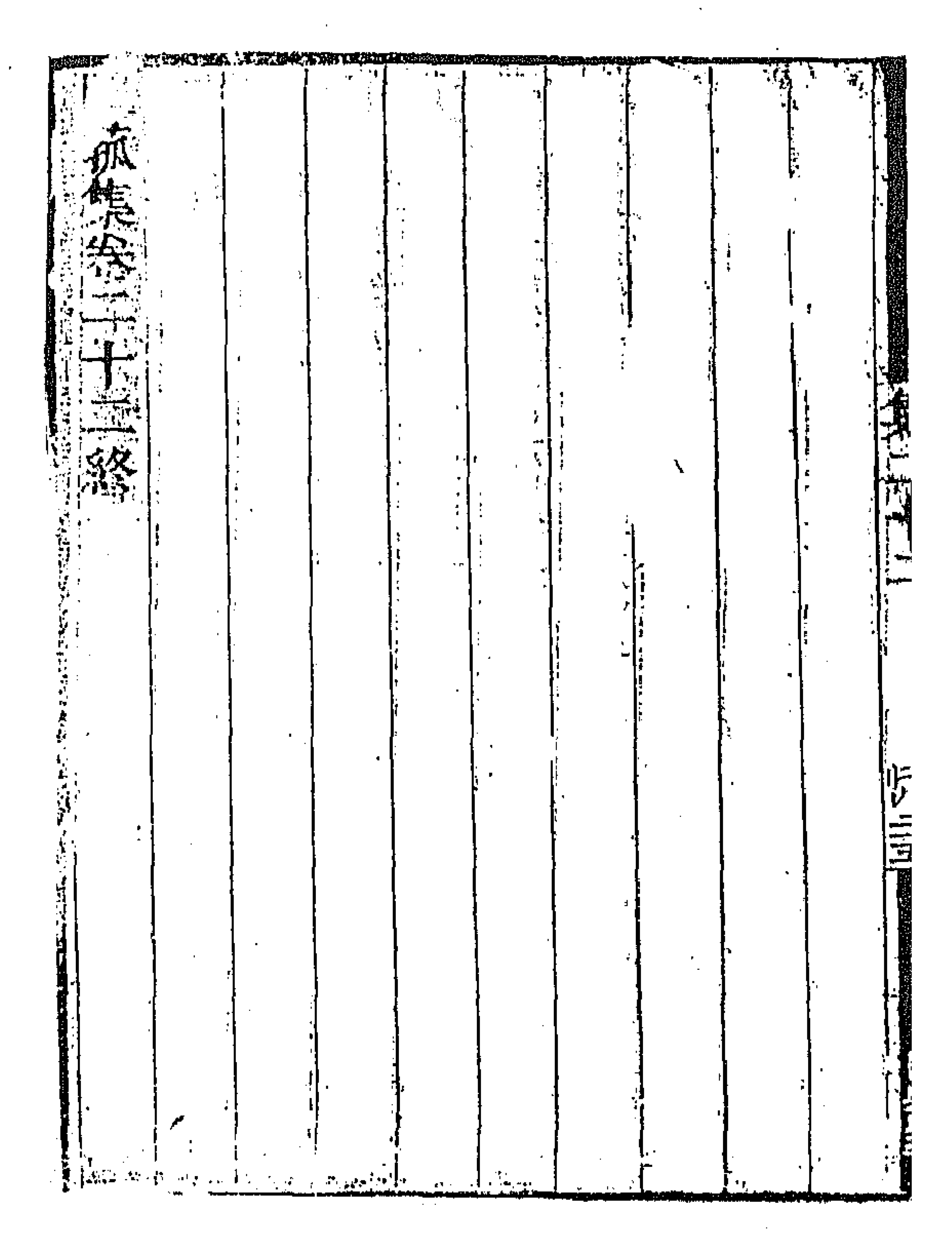
謀淩太宜人蹙然謂周南曰汝父不校厚也爲人子瀆然置之非孝也父始歿汝未第而先業遽捐非父志也周南乃赴吏自言謀者不得逞竟復其業母教也芝田公雖出嗣於其本生兄弟友愛殊甚淩太宜人睦於先後仲兄垣圯厭傷人或持之禍不測芝田公憂甚趣周南營救幾被讒仲兄得無事聞者背相議曰若素好書玩花石古器嘗目以爲柔今重兄辱而輕子讒確乃如是邪仲兄無子生一女芝田公爲立嗣淩太宜人撫其女出室如己女先是周南娶於陳生二男五女皆殤鼓南早卒妻何年甚少生遺腹子官保淩太宜人上承事

孀姑克盡其孝下撫孀婦克盡其慈夫存則相夫以成其厚夫歿則教子以成其孝以一身介兩孀之間孝於姑而姑之節彰慈於婦而婦之節著年七十六周南成進士妾張又連舉二男宗保安保何亦苦節自安能慰其姑官保長成能讀書皆目見且生受　封乃歿天之報施豈偶然哉君子曰李氏一門男仁婦貞母賢子順是可以風矣然循見婦人無子者多不願爲夫立後先業轉可付諸異族乃觀胡太宜人之敎芝田公其愛人能之其嚴非至誠孰能與於此卒使芝田公盡瘁以守其業且以孫貴　貤贈及夫美士公雖早卒而名顯於

世晉述其田公雛太宜人事尤感慨追慕於胡太宜人
也因爲之題曰李氏兩大夫附云

殤孫冢志

余少子廷繡生於乾隆壬子九月殤於乾隆乙卯六月
今幼孫貴齡生於嘉慶壬戌八月殤於嘉慶乙丑六月
皆生於壬死於乙亦異矣廷繡死余在外其瘞處不可
蹤跡貴齡殤之日即瘞於莊西四畝田左側壠上哀之
惜之爲之銘曰
息悲賢否紉生悉畏長不成髫不如幼殤雖爾幼殤我
心則傷嗚此尺土以爾形藏 文不朽爾死不亡



瓜集卷二十三終

雕菰集卷二十三

江都焦循著

先考事略

先考嘗謂循曰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讓爲法吾高祖仰湖公諱文科爲江都刑房吏以慈祥稱未嘗妄受一錢今西分一派人丁蕃衍皆修德所致也此鈌長房承之違於先訓子孫遂絕不可懼哉吾曾祖農鳴公行二諱明暘與諸弟析居既而諸弟疑其產厚索承分田補之公即如所索不校吾祖母卞孺人生於饒裕幼年惟知作詩及晝既歸吾祖文生公公行五諱源諸嫂娣孺人奮厚追

之析爨而遺以先世債負孺人盡以鈫珥償債時儘薄田數十畝與文生公躬耕自給並徼高壽子孫林立家業復舊時以錢穀周邺諸姪不念舊憾親戚鄉鄰至今奉爲家範爾祖鑑千公諱鏡嘗元旦衣冠謁關聖廟路遇族中無賴子詈辱至汙毀其帽人以爲必結訟公歸易帽而出明日無賴子自愧請罪公念其貧且厚給之其他可知也吾族自永樂間聚處於湖分上下兩莊今惟吾屋尚存指樓屋曰此嘉靖閒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讓所積而留也先考諱葱字佩士妣王氏爲明吏部觀濤先生諱納諫之元孫女王氏世以易名家傳至曾孫祖修

以通儒爲明經以易經授徒先考爲明經外孫得聞王氏說易之法以咯血病應小試一次即納粟爲太學生先考幼年事父母之節循不及見然於親族中極睦婣任卹之行胞弟藿幼殤每墓祭必親詣而泣女兄二人長適史無子而孀爲之置田以供口食次適徐早卒遺孤女教育婚嫁如己出母舅之子容若貧而無子飲食喪濟以棺斂之費於孀婦孤子周之尤力乾隆三十三年歲饑出粟以濟循時六歲及見之先考承祖遺田八九百畝以施故家漸落不懈也貸者不能償則還其券

佃戸貧者減其田租有戚謝姓貸稻二百石將賣屋昏夜至曰吾負債多他人皆利子錢惟君吾不忍負君幸卽偕去取屋值少遲他人得矣先考𧈢然曰君奈何以祖遺宅償債我豈逼人賣屋錢也卒不取家既中落復屢值荒歲乃稱貸於人將如期賣田以償適戚有喪悵然曰吾尚有田賣不可使親戚無所殯分而予之先考性情和易無疾言厲色間有横逆至受而不報嘗賣田有為受田者謀使酬以錢而代行其譎受田者不忍欺先考告以實先考曰非伊之詐吾故使之也戒家人不可使某知之恐其自愧有牛五頭族人賣之又有冢一

圖族子紿以代販久不歸價先考無一疾言待之如常及卒族子至柩前流涕不能已居家儉約衣裘器物與親族朋友共之不還未嘗往索往往至損壞而後歸之未嘗有難色新置鐙族人借而賣之有椅十二族人借置其家十年巳屋中轉無有也然處之卒如常先考口不譜諧足不履非禮之地嘗偕人渡江風大作舟幾覆同舟者曰未有方正如焦某而沈於江者吾輩可無恐也有樂生者善相人謂先考兩目如蠶眠法無子越十餘年樂生相之曰君兩目之蠶化爲紅色此厚德之證當得子已而果然先考生於康熙壬寅正月十六日卒

於乾隆乙巳四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四卒之前年自筮之知數將盡啓笥取人所負之券毀諸火負於人者償之曰不欲令子孫失忠厚之道葢先後所燬嚴正甫等之券不翅數千金云娶謝孺人又納循生母殷孺人殷孺人生循及循之弟律徵孫廷琥廷繡循出廷琮律出廷鐵徵出繡與鐵皆殤琥生四歲先考始卒葢四十外始得循循及見孫乙巳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與謝孺人合葬於本宅東數十步先考於宅左構書塾十餘間植以羣卉賓客至者雖卑幼必親加禮貌坐與言不倦語不及義則正色婉言謝之嘗青烏家言通郭景純諸

家之學熟於焦氏易林筮則用之每有奇驗先芳叙子
弟多格言循謹錄於左方
昨聞談科名者有敲門磚之說謂不必根柢經術但求
塗飾有司耳目便可騙得余爲之駭甚試思　朝廷設
科非翰林不入內閣所期望於士人者何如乃以騙爲
名不願子孫之效之也
曾子稱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孟子述顏子之言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
若是學顏子者學其虛心又當學其立志孔子言慮以
下人又言當仁不讓於師顏子與孔子合

灌夫鄙程不識耳語韓建疑唐昭宗眼語可知處已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獨免爲人鄙亦且免爲人疑否則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或謂李予何以短喪余曰古人居喪之禮非如今人今人止不衣采服不與考試耳於古人居喪之禮能一年行之乎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求易不忮難讀書就正有道則宜用求而斷絕忮心

孫禮盧毓郎顗名德求與親近顗不許遂爲孫禮所害小人知盧名德正可進而敎之蕭望之絕鄭朋周堪絕華

龍皆受其害或假韓魏公書勸蔡君謨韓公輒爲致書關中得官學蕭之峻尤宜學韓之量

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胡質質辭以疾遼問之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爲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胡質之說可爲交友格言宜三復之

毀譽皆不可有以二者較之譭毀猶可不必責備賢者

蘇子瞻論賈誼之黜緣於不結交絳灌誼若結交絳灌

因而不黜何以爲賈誼

文中子言止謗之要曰無辨

張公藝九世同居書忍字余謂非也忍則不能融化忿蓄於內久之將有不可忍者父子兄弟之間惟相通以誠有所疑必使釋之令共見其心本無忿何容忍或言家庭之間宜相退讓此亦相率而爲浮僞耳亦何能久乎

新唐書列司空圖於卓行傳葢本王禹偁五代史闕文闕文稱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誠唐之陶元亮也唐之詩人當爲第一流所著二十四詩品亦當爲歷來

論詩者第一爾雅好作詩宜細讀詩品尤宜學作詩品
者之人品
五代史載韋震爲人彊敏有口辨後乃病瘖又范延光
傳云初秘瓊殺董溫而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
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歐公不好二
氏之說而史書之所載嚴切若此
伍被始說淮南不當反爲敗之計也繼爲畫策爲成之
計也及敗乃自上書告反眞反覆小人以此受戮不爲
枉矣
俗稱西王母爲仙人嘗閱漢書注西王母狀如人豹尾

虎首蓬髮髯然然則西王母非仙人也大抵清心寡慾和平其氣自可延年幼年見戚姓中有好神仙之說者始而煉氣吐納既而屏妻離母獨處山中採松葉爲食久之脾病吐利而歿豈不哀哉

世俗居喪有逢七之禮或詆爲道家之事余謂七日來復爲陰消陽長之候毎七日而望死者復生未始非孝子思親無已之心也

周子云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惟靈故能推物不能推故不可爲靈物阻於天而能盡其所不阻人阻於慾而不異全阻於天則人不如物矣

見窮窘當思其貧處貪當思不可爲窮窘怒人之欺我當思其平日有益我處更思其將來豈無益我處又思彼雖欺我我未嘗不因此而有受益處則怒自潛消矣

爲一善舉而使人不可受則厚反爲薄誠於善者自能委曲使施之無迹受之無愧如是乃有濟且亦可恒也否則高興爲之非出於沽名卽出於市恩旣不可長人亦不信

餘慶餘殃聖人言之大抵陽善報之顯陰善報之隱如以沽名爲善亦以名報之昔之稱君子者後或不昌稱

小人者後或繁盛此其際微矣

吾家世村居一衣一食皆賴牛耕古人蜡祭迎貓爲其食田鼠祭虎爲其食田豕其時用人耕不用牛耕故不聞祭牛耳今則力田之事全賴之果腹之物甚多何必食此

人與我爭名則自斂其矜人與我爭利則自戒其貪不矜不貪人曷爭乎

人有求於我者必我有所餘也人有忌乎我者亦必我有所餘也分所餘以給人之求斂所餘以消人之忌胸中自然坦蕩矣

今日爲生員不可因有司之多取而抗糧與日爲有司
不可因多取而致人之抗糧

相地之學發於郭景純乘生氣一言大儒朱子蔡子皆精之大凡元氣淸剛直行其極處必旋繞成圓所謂結穴處也淸氣直行濁氣分於兩畔則砂矣淸吉濁凶故葬必當氣之旋處也非獨地理有然人之淸氣行於中旋而爲首其濁者分爲四支草木之淸氣直行爲榦旋處成華實其濁者分爲枝葉凡有氣者陽奇陰偶無不皆然不獨地氣而已然必有德者以陽遇陽相感成吉若無德者以濁入淸且相混而爲濁矣如水雖澄澈以

汙泥投之水亦變潔爲穢何言之有

郤子爲韓子分謗晉所以勝齊也朋友共事全以分謗爲要自不受過而以過諉諸友朋人何以堪譬如兩友乙有求於甲而屬己爲之居間於甲則曰吾本不當言乙迫之也於乙則曰吾本極言甲堅不許也及事成又據爲德色此不能全己之交復不能全甲乙之交則市交也

己有求於友不可竭人之忠盡人之歡友有求於己不可不竭己之忠盡己之歡

先妣謝孺人事略

先妣謝孺人生於康熙庚子正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乙巳九月初五日享年六十有六循生母殷孺人生循三歲謝孺人撫育之至十五歲九十有二年寢食未嘗離側循幼多疾謝孺人懷抱行十四夜不緜兒靈臚擗媼請代孺人曰先姑在日望孫不得臨終以是爲憾今得兒敢委諸乃輩乎循生於癸未越三年丙戌弟律生又四年庚寅長妹生又二年壬辰次妹生甲午弟徵生皆與循同母而孺人愛之皆如己出孺人生父諱銓字雙南叔父諱天鑄字觀南邑學生叔母虞氏無所出養孺人爲女嫁時粧奩及時節饋送皆觀南公主之孺人

往來兩家備極孝敬循幼年隨孺人之外家稱雙南公曰五公公稱觀南公曰六公公兩公年八十餘須髮皓然一鄉皆稱有道之士循既隨孺人飲食起臥孺人教以書數口授毛詩及古孝弟忠信故事多畫紙籠令臨寫字每至兩外祖家或兩外祖至吾家孺人令循出所書字呈於兩公或當前作對句兩公率撫摩以爲笑樂孺人同母兄王來早歿嫂范氏善鼓琴多識前言往行孺人與嫂最親厚每歲迎之同處時循家田園所出頗足衣食孺人不自逸夕時呼循生母共績麻枲或貼錫箔爲冥鏹嫂范及甥女徐亦往往共爲之手勤女紅口

中相論說嘉言懿行循與諸弟妹環聽之卒以爲常甥女徐者幼失母孺人視如己女長嫁於裔己而孀孺人待之終身不少衰徐視孺人亦不異於母孺人病時善脊骨痛不習於席生母殷孺人及徐迭以手相間二十餘日兩腕盡腫及卒徐慟之尤甚殷孺人哭踊極哀服朞年喪盡如禮孺人讀書而不作詩曰詩非婦人事也嘗曰先祖姑卞孺人最深於詩晚年以爲戒後世婦女宜守之勿忘先府君好施予或值空乏孺人多方成之循年十八娶婦孺人愛婦如女然婦寢偶柬首孺人切責之曰左尊夫所居何爲僭之立命改正和睦之中而

嚴肅如此循生子虎兒孺人抱持之如抱循卒之夕呼婦抱孫至榻前撫孫之手曰何冷如是慈惠之性至死不變蓋泣涕終身而不能報

先妣殷孺人事略

吾母殷太孺人以乾隆甲戌事我府君蔣我適母謝孺人年三十有四矣先是吾祖鑑千公卒服既除謝孺人謂吾府君曰翁之喪無孫成服吾之咎也亟求宜子者納之府君未果行至是復謂府君曰姑年六十忍令不抱孫乎遂聘吾母兼納陳陳性憨多詐嫉吾母旦夜搆釁或以去諷吾母母曰不可婦人從一吾去焉歸或勸

府君謝孺人遂去陳母又請曰不可留我去人將謂我
何我姑避之宅西北半里許有范庄者佃客所聚也有
茅屋母與兩孀媼居之悉屏首飾鮮衣習爲田事凡耕
耨刈獲之術盡諳其利病而能其勞瘁謝孺人益重吾
母之賢亟迎歸明年生女未幾殤遂生不孝循及弟律
徵姑夫范之瑤每稱道兩孺人事循聞之也謝孺人撫
循等如己出乃以家事盡委吾母曰吾爲君撫子君爲
我理家戒僕婢凡米鹽酒食之議此後無問我殷太孺
人既理家事法度井然然雖細務必請於謝孺人而後
行既行必告未嘗自專乾隆癸卯春謝孺人病噎臥牀

兩月餘吾母侍疾謹謝孺人命小婢啓笥出釵簪衫服語吾母曰此先翁姑給我使為婦也今授君吾母泣涕受之親湯藥掖持不輟已而謝孺人病愈於是親族間有嘉禮延謝孺人襄其事者皆令吾母代之越二年乙巳四月吾府君卒謝孺人傷之致疾至九月亦卒病中脊骨苦痛吾母以兩手承之月餘腕腫若瓠謝孺人以手撫吾母之頤曰向者吾女壽死深自痛惜今即在焉能如君既卒吾母以所受釵若衫命循等用以斂盡納於棺曰昔重違孺人意姑受耳非我意也今仍歸諸孺人徒跣踊哭鬘髮戴枲不異子婦之事舅姑一時以為

善嘉慶乙丑十月初四日吾母殷太孺人卒去謝孺人
卒後二十年年亦六十有六先是吾祖母王孺人亦年
六十六而卒王孺人性嚴恪治家有法謝孺人和柔溫
惠戚黨懷之吾母誠以待人禮以持己府君棄世之後
食貧茹苦以勤儉率諸婦非其道雖一絲一粟餙循等
不妄受愛護子孫若珍寶惟讀書督之最嚴樸楚撻朴
不恤壻責其父失教以虛飾誤之深以爲恨病中課其
作文猶切切也吾母以夏四月病至九月望後坐起謂
循等曰先君以車迎我先孺人念我甚我亦念之今將
去矣又二十日乃終是年十二月初六日祔葬於府君

揀選知縣李君濱石事狀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淮安人父世璉號紫峯精李虛中之術賣卜揚州市遂爲甘泉人紫峯多隱德嘗曰吾生子宜有興者及生濱石而紫峯卒濱石兄鍾源字嵩泉承父業日得錢以養老母及幼弟濱石因得讀書師事同邑黃先生依宣黃先生名洙今以進士官山東縣令者也時爲諸生館於漢濱石往附學值歲饑米貴終日或不得食毋歸飯餐兩麥餅即往忍餓苦學嵩泉閔之令改業習負販曰弟庶幾得飽食乃投轅門橋市口洋

貨鋪中甫入之次日誤觸玻璃罋碎大窘或曰爾貧人何以償此適主至熟視之曰君固從書房中來乎曰然曰讀書好事何改而習此業濱石泣語以故且告以能屬文家有老母兄一人竭力以養苦不足思改業以助兄或者老母可日得一再飽耳主人愴然良久謂之曰姑居我家爲我司筆墨事可不廢書居數日黃先生過市見濱石呼之曰何月餘不入塾中語以故黃先生曰吾以汝别從他人學固若此柰何不我訴即携去衣食之明年入學爲生員益自刻苦用是學日進與江都黃春谷爲性命交以文莪相𨅊切時稱黃李春谷名承吉

戊午解元乙丑進士時爲諸生負才氣英雋倜儻落落寡偶濱石謙遜和藹善下人學者多樂與之交每詩文之會率邀之濱石無不應或一日輒赴至則走筆成千言無率語然名教自守未嘗隨人可否聞議論有不當於義直言正之不少顧忌友朋間服其直而益樂親其人嘉慶辛酉舉於鄉明年下第歸丁母憂服除入京師揀選知縣歲己巳卒於京邸年三十九濱石於經長於左氏春秋工爲歌詩及賦頌箴誄雜文空所依傍而不從於則善飲酒不拒不競三爵之後笑語益溫未嘗至於沈湎故每有讌集非濱石不歡天性善記或示以文

似未深閱然久之默誦不遺一字乾隆壬子秋吳太史椿舉於鄉實未豫以文示人而同人已有其稿蓋吳嘗口向人誦而濱石適耳之榜後默憶著錄僅與同十數言其穎異類此循與李君周南皆與濱石爲同年生李君以書屬循曰子知濱石深今適當修府縣志奈何不編次其本末以乞於大人先生或賴以不朽循不敢辭謹狀如右

書謝少宰遺事

謝金圃少宰督學江蘇者二乾隆丁酉值拔貢歲少宰按部至揚州遴選極精愼之慮於江都得汪中容甫於

興化得顧九苞文子二君以經學重揚州之士知所俗學咀茹六經自少宰得二君始也於泰州得陳燮理堂於儀徵得江德量成嘉程贊和中之於高郵得宋綿初守端於甘泉得郭均職民於寶應得劉王麟又徐皆升高能賦作器能銘自有選拔以來未有此盛初高郵擬拔李惇孝臣孝臣通三禮之學善天文律算其名與容甫並稱適賈田祖稻孫卒於旅寓稻孫者高郵老儒深於治經汪李之學所從出也稻孫貧不能斂李亦貧爲乞諸同人助以成殯遂不及與選拔之試乃選宋君孝臣經學醇儒篤於行誼少宰重之尤在是容甫素放言

好臧否人少宰獨服其學以汪惡礉命司礉者俟汪遠始發聲又薦其才於兩淮鹺使已入其署中矣適少宰月課書院諸生徒鹺使以不與課詰汪汪恚振衣去明日鹺使晤少宰告以故少宰正色曰予之上客容甫爵也如以學則予於容甫北面矣予何敢令容甫課容甫聞之爲泣下也少宰以乙卯夏四月卒於京邸冬十一月喪歸墓銘行狀當世大人先生自詳說之其遺事僅著於揚州者或未徧知謹書以附諸後

書王鷺亭事

余之識王君十年矣王君以甲辰四月卒偶檢舊麓得

向所撰王君事略鼠嚙過半庚子秋閒篋稿皆亡且瑣又悲王君事無以傳乃志之以俟采風者之錄王君名聯字鸞亭泰州人善詩古文精制藝籲於庠乾隆庚子科偕友人沈應鄉試金陵沈病暵欲歸時去試期僅五六日病者貧窶勢又將死王君獨慷慨送之至龍潭宿於客邸沈病益亟呼有鬼命王伴之卧其口中臭腐穢觸鼻王君自若中夜起沈坐肩輿中不自持君步行以背衛之於兩肩之間未幾沈斃於路輿者欲散君以義感之始得殯於丹徒之某寺中余讀新唐書見張道源送其友屍歸史臣躋諸忠義之列如王君者又豈多讓

聊明日沈之弟至求王君不可見他日有以此事問王君者王君曰我無之也君嘗貫一僮僮每泣詢之曰吾安慶人思父母耳王君爲求得其親族歸之至今謂厚德事莫不舉王君云

書喬烈娥事

楊升菴作孝烈婦唐貴梅傳歸熙甫書張貞女事皆不憚刺刺言之夫貴梅以府官毛旺受賕不獲雪而傳於升菴之文張貞女以張副使邸評事得賄將寢其事以熙甫之爭得白喬烈娥死事與張唐前後若合符節恭逢　盛世有賢太守爲之理而請　旌於朝一時紳士

建祠祀之以視貴梅之遇毛旺張貞女之遇張嗣俊踪
評事幸不幸何啻霄壤向嘗纂輯府詳志傳詩文爲一
卷亦云備矣然傳聞之詳略異同恐後之人惑之也復
爲書其事吾鄉黃玨橋之裔姓爲望族瀕湖而居曰裔
莊無他族娥家獨貧父病將死亟覓壻爲媒誤許西門
孫大成時娥年二十一終喪年二十四康熙辛丑冬十
月適孫媒云孫銀鋪實則磨豆乳爲業姑魏有女二人
長適陳爾德次適凌九齡爾德迎父柩江西九齡父以
婦不安於室控縣存案於是二女居母家有縣吏楊綏
萬及孫成武與其母子通魏漸呼娥出娥扃戶自守明

年正月呼益迫乃告夫約俱死碎鏡及梳具示不復為
人十三日夜夫婦甫縊鄰覺救之不得死二月歸而與
訴於母並告兄振遠但言有外人往來言之不明中夜
持母袂泣臨去檢母篋中青白線啓一縷曰兒必不玷
辱祖宗是爲三月二十二日四月初三日成武綏萬相
繼來辭十日不去十七日夜魏追呼娥出娥不應魏惡
詈之不應諸淫醉裸而譟窗下娥乃用青白線合上下
裹衣縫紉至足更以青白線縊而死線斷墜地魏覺不
救惟以婦縊駭客去盡有其裝物以病死聞其母娥之
舅祖郭進士嗣齡曰母老儒兄皆鄉愚惟鄉人悉其慘

嘉其烈平日以毋家遠每遇非禮必泣拜鄰謂將來務作證以白吾潔江都黃湄曰娥死鄰人鄉人塗之人皆奔走太息號泣拜屍下或語侵瓢魏反唇焉衆激而譟俄集數千百人愬諸府知府曲阜孔公繼涵親鞫之獄成創諸淫婦令設具親祭於柩前葬平山堂之右岡樹坊曰淸白銘心撫軍吳公聞之給扁曰捐軀明志初娥死大成自刎不殊瓢匿籍籠什物寄金麗生家鳴坊報縣言娥積銀四錢將買布爲大成索去買豆以致自縊江都令不能察會衆鳴於府府飭儀徵令檢驗知娥事情實乃駮縣振送供出淩姓休歸弔閱縣卷如所供孫

家傭工名三子者亦供男女曖昧本末坊差又獲孫成
武於金龎生家魏氏等不能諱獄乃具彔聞諸振遠曰
楊綏爲縣吏也故縣庇之府終以裸譲爲稱富請雉科
以杖不罪其强逼也哀哉然太守讞語云人非甚不得
已孰肯輕棄其生蕭淵爲禍文云烈婦之縊諸淫逼之
諸淫之逼姑嫂之夫非嫂之逼之亦何不得已之有儀
徵方石川先生表其墓云諸淫伺大成他往裸譟牖下
而府詳則云是日大成與喬氏同處咸武等自無窘辱
之事因姦咸逼之條自難向孫成武等比儗嗚乎大成
在室其母雖淫能呼其婦出乎孔公賢太守也而庇一

縣吏吾爲之惜矣乾隆丁未閒有伶人朱三者縊其妻湼呼婦迫汙之婦不肯卒以剪刀殺諸雪中時有爲之說者又賂父母家官乃不理吾友汪晉蕃作檄以討之余亦撰樂府辭歌詠其事惜不能如丹霞之文足以傳婦雪婦用是愿孔公之賢又何可多得也嘉慶壬戌余在錢塘館阮撫軍署中見秀水章原姑死烈詳文先是原姑父坤元姑與母居櫟年十九縣匪張亞肴屬唐士方張勝林强委禽父不肯而許北門楊姓五乃率其徒沈文英周高譟於門誣女嘗私與之盟姑聞大泣是夜縊死辛酉九月二十日事也議者引鄉曲愚民隨口

斥辱之例欲寬五之罪撫軍不許曰始而謀娶既而誣辱於門當用死律卒議緩而姑請　旌或曰五縣隸也諱爲衣工欲寬者得毋以隸故耶余嘗錄其案於道聽錄中振遠與余爲中表親其年九十餘賣魚市中乾隆乙未夏六月縣隸陳候者誣振遠抗魚稅繫其子辱之致其子投水死邑令王某亦以隸故不欲明其事給棺錢笞責而已振遠遂傷痛至於死去娥死時五十三年

書江都兩生

乾隆辛丑壬寅之間余宿西門外都天廟中有爲僧司灑掃而夜讀書者叩之爲徐姓西南鄉董家老壩人寺

儈曰其家故農不欲其爲儒而困苦之故逃於此志儒不肯易也奇之戊申冬十一月吾友顧超宗病歿於郡城徐來佐殮事引一人至曰此周生素慕顧君爲人生未獲一見今聞其歿來與屍晤兩人遂與屍共臥一宿而去時徐與周同讀書都天廟中頗不爲世俗學明年同入學爲生員徐以妹妻周其氣誼甚相得然不合則爭爭而至於詈詈之不已至於相毆流血旁人莫能解也兩生皆好古而性戇徐與黃承吉應鄉試省中黃偶論算學徐不能答明日入場繳白卷出疾趨市中購算學書歸習之一年舉昔所論者發之而黃已忘前事矣

周生爲三禮學甚專所著書草稿尺許每裁破帽布衫不繫帶攜其書行市中見者以爲狂徐素患心疾每且服牛肉醬以地黃治之大劇又投以人參硫黃遂死徐既死周益狂每面斥人行市中無有與語者生亦不屑與人語也已而亦死各著書數千卷至是皆散失悲哉徐名復字心仲周名璽字繡維周兩生死如兩生之狂且戇者稀矣然而兩生死求其孜孜於實學中務有得於己而不干於人又不禁太息於兩生之戇而狂也

書家奴陶裕婦杜氏與張芝塘

余家奴陶裕娶於杜十年而裕死里俗夫死棄自度不

能守者則葬時不詣墓所裕葬杜不往哭亦不甚哀衆人方疑之時裕父榮及幼子福以余家中落忽颺去惟杜存先母謝孺人憐之恐其將他適人也呼令依母家杜氏泣涕抱其孤叩頭再拜去時其父已歿與母共起居母死則依其寡姊面嚴若鐵心冷若冰數十年未嘗苟笑撫其子爲之娶婦今有孫矣竟不嫁先母殷孺人問其葬裕時何以不往送杜曰其時天冷又半夜若往送置孤子於何處是時惟知夫死則孤子爲重其嫁不嫁原無關於送不送也先母重其節每來戒家人善視之然杜至則執僕婦之役如舊時先嫡母謝孺人病來

侍疾數十夜不睡凡有事無不來任其勞苦先是福病瘵死榮老病死杜皆葬之以禮榮父斌及母妻久未葬至是並深葬合祔竭力累土負築成墳歲時饌食親營羹飯紙錢拜其家誠敬不輟杜氏性謹愿誠樸嫁裕時才十八隨夫居余家服洒掃爨汲之役妝飾極質人多笑之其夫或有過當責杜則泣涕請代受杖謂夫質弱不能勝也裕歿於乾隆乙未年時杜氏年二十七今現年五十九歲已守節三十二年可否刻入碑石伏乞察核

雕菰集卷二十四

告先聖先師文

江都焦循著

循家三世習易循幼稟父教令從十翼求經然弱冠已前篤執趙宋人說二十歲從事於王弼韓康伯注二十五歲後進而求諸漢魏研究於鄭馬荀虞諸家者凡十五年年四十一始盡屏衆說一空已見專以十翼與上下兩經思其參互融合脈絡緯度凡五年三易其稿四十五歲時三月八日病寒十八日昏絕至二十四日復甦妻子啼泣戚友唁問一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朖朖

於心既熟默思此傳實爲贊易至精至要之處二千年說易之人置之不論或且疑之是固我孔子神爽聿昭以循有志於此經所以昏瞀之中開牖其心陰示厥意於是科第仕宦之心盡廢不懼寒暑不與世酬接甫於參伍錯綜中引申觸類悟得易之所以爲逆數以往來旁通成天地之能定萬物之命盡改舊稿著爲三書一曰通釋二曰圖略三曰章句鎔貫零散比櫛凝鬱索之三年稍識其指隨加增損塗乙既盈更寫清本去年悟得時字利字之義不畏煩複自三月以來未出村中將前此所脫之稿重加删改則又十去六七循幸生 聖

世沐享太平自料才譾不勝簿書惟鈍而好思不若濬
甕然幾闇明此經上報　君父精耗神敝不敢自惜特
循年已五十脾病時發每一寅索僅及五六神氣遂竭
聖學無窮英賢踵出循惟倡其先精之又精俟之後人
陳桃說夢某不敢託布算之法一綫未裝必更端復起
參兩倚數之書亦宜如是非敢爭名故自立異經畧昭
明不任景響不涉外術循所深願謹告先聖先師伏惟
鑒之

代詁經精舍祭許祭酒鄭司農文

唯兩君淵源先聖總貫羣英萬物咸覩六藝遂明書師

斷合鄉壁詭更三舊之旨闇乎晦盲許君正之古訓朋宏師習說誰各持以爭既寡遠至孰與粹精鄭君定之經義以平　聖朝崇學文德風行東南之士兩君是程惟守臣某湖山罄祀牖我諸生　天子命之備物薦誠典儀丞式雅樂和鳴君其昭格以助化成

祭故鹽運使司馥園鹿公文

嗚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惟公之懿功良德豐上勤軍國下惠商工窮操水鑑化協金鎔嬌嬌穆穆和而不同其在先世宏莊倉豈依著東林亭彰北海醴酒芝茹揚光發采瑰奇之概天鍾秀靈淹通六藝明貫諸經甫官

鄉機繼宰邑廷河汾之側士謳民安自北徂南涖臨江浙　天子命之來司鹺臬布乃公誠脩其直節鹽丁竈賈懽忭躍悅淸儉之風侯冰侯蘗惟茲講院建立有年自公之來振怠扶顚延師論學拯我之偏嚴其獎罰生我之處鼓我壯志寡我過愆給我薪火安我誦弦開我器識恬我性天我功賴課我守賴堅我粥公粥我饘公饘我非木石能無感焉嗚乎哀哉長松春槁德星晨流三年未遼頓反於幽杳杳之神將何以求哲人往矣我心悠悠敢履公廷率我同儔我哀聊洩公其鑒不

祭故御史馮孟亭先生文

昔之君子仕優則學鄧卿守惇文子獎擢邦家之光以
啓後覺不朽有三昭於河岳惟公德崇英華鴻卓專学
員至表稱亘較世德相承魏科連拾尺五深嚴宣公早
入采擷瀛濤春生磅礴歲次丙子掄才南國一過郊羣
遂空冀北江淮之士迄今生色旋入南臺鐵冠司直以
毋之憂哀毀去職遂謝簪纓益親楮墨閉戶著書開蒙
解惑與古爲徒維士之則公之季君爲講院師我慚私
淑宮牆莫窺講公之書公毅以亞王溪朋驥公尋其識
浮華無行正論則持緣情綺靡其惟試詩披文相質何
爲易之夏侯歐陽經傳父子紬書石室世爲太史鹽灋

之味揚於河水我酌其流懷源之美嗚乎哀哉前贈搆李海風吹愁昔年柳折太息風流哲人萎矣使我心懸太山在望寂寞隱邱率我同門生芻一束乘彼江流來越之曲矢我愚誠以爲公告

祭外舅阮太學文

嗚乎哀哉懿公之年壽徵於耋公之精神如冰如鐵公年十五遊於山左策馬華不長呼幘墮二十歸里門寂如水瀾跡魚鹽大隱於市闤有公言飭箭不設爲公之交甑塵可徹瓶有旨酒衎我嘉賓我有蘭言益爾智神發以風霆人挹陽春渾爾形骸相見以眞循生無狀公

獨予珍品以驪黃重以昬姻蘋蘩之敎恭事食貧歲維
乙巳我丁鞠凶哀哀苦由或我專夆遺我良謀惟善之
從十年蘿蔦托以青松年來餬口千里客蹤前趨青兖
維暮之冬送我湖濱絮語從容一識來歸公矣攜笻詢
以舊事感慨悋忪旅雁宵鳴我又南征琴書契闊魂夢
紆縈頓有伻來凶訃驚聞悠悠越水寘寘夜台鶺鴒朝
翔鶺鴒夜哀須眉邈矣使我心摧且聞伻言尤可悼痛
弱孫幾齡黎䝉𥾝弄蒿里方歌童烏又慟幻影無端浮
漚一夢嗚乎哀哉謹以樽酒佐以山羞遙望甘泉惟靈
之求竹風增慼湖雨成秋悲憤少洩惟公鑒不

哀程一亭文 有序

嘉慶元年歲丙辰循客於越聞吾友程一亭文學以五月初十日病歿愴然不能食累日爲文以哀之

蘭蕙之樹芳而易靡人世別離莫如生死與君結交十年於此雲聚三更書尚半壁如彼春風拋於朝莊南船北騎驅我以貧陟彼崔嵬嗟我懷人去年魯道客遺學鱗蠶姑喜披尺蠖初伸歸來晤君君方抱戚寶瑟新僵遺衣在壁藥臼秋寒繩牀夜寂更有靈烏齒而不秀竹馬焚灰瓦棺瘞圃三拜方歸百憂咸遘誰遣斯懷乃伊爲疚心共詩歐人如鶴瘦朔風晨冽送我於南陽神遷

立言笑猶堪淒淒別緒疊疊深譚蕪城春遠越水烟含凶喪忽訃疑信豈參嗚乎已矣昌谷終埋江東誰識鉛槧塵封蠹編蝕室有孤雛豈甘就食夜靜呱啼呼耶不得八口之家餘此弱息屈指幾時說之心驚君有兄弟風雨情傷撫君之子以騰以驤君多素友永矢弗忘道書校梓維嘉之揚生猶野馬命若燐光有形必滅何貲殤長文章不朽道德恆昌雖夭亦壽縱死不亡以爲君慰翹首蒼蒼

汪母李安人哀辭有序

嘉慶庚申四月朔吾友汪飲泉以母夫人之喪訃於循

且告曰先母辛苦一生絕無能傳之者懇爲文勿爲應酬之作感且不朽嗚乎循何人哉烏足以傳安人夫飲泉所謂無能傳之者所以傳母夫人者至矣循復何言夫其情哀矣因飲泉之哀而哀卽緣飲泉之所述而述

嗚乎循復何言其辭曰

彩繢易彰太素鮮識才無能言維婦之職行無能宣乃婦之德女有遠聲匪家之則昔年羅綺今且食貧歷境自易立德恆春操乃井臼絜乃蘩蘋已安於素人覺其辛遵彼南陔厥草油油翽翽者子戢泣戢歌承明金馬將滙其流揚名顯親抑又何憂吁嗟乎蘭本蓉傷松斂

夜落寒風吹衣衣中絮薄謂母我縫槍呼誰諾嗚乎蒼天哀何時卻

謝澋張哀辭有序

嗚乎予去年病爾不解帶而臥者十餘日禱於神示願損壽以益予已而予活越一年爾死則誠以爾之生易予之死耶爾病呼予予竟不能以爾所損之壽復還爾又不能通黃帝岐伯之旨以活爾嗚乎予負爾也歲甲子爾始從予遊見予知算而私學之不十日九章三角之術明予每作算令爾布棋設筭圖或差也見予說經而私學之不一年漢唐同異之派明予每注經令爾旁

蒐博采罔或遺也爾故善書予告以波磔之法乃舍唐而學晉爾故習時文予告以八股之體乃襲時俗而邀先正爾性誠篤不好鮮衣濇食惟書史曰親居予書塾中去家半里數月不顧其妻子予自授徒以來信而從視予若父者惟爾一人予以爲予之學將來賴爾以延予所著書將來可付爾不致消歸於冥漠間也而爾竟死矣爾名文英年二十有六辭曰

信鬼神之司命兮必福善而禍淫至性如予兮奚有譽於厥心疇昔之日兒子病革予命以求醫兮果禱神而喪魄將視骨肉若路人兮轉禍壽而安全將蔑長上

之死而不顧兮乃克享夫大年卬阿壁以寘叩兮孰牖我以眞銓嗚乎噫嘻吾知之矣顏短命兮冉疾惡安國豎輔嗣兮不三十而凋落古聖人與賢人兮德豈不孚於寘漠惟秉賦之有窮兮匪鬼神之用側旣爾宗之不振兮亦吾命之多薄洵芝草之難長兮抑醴泉之易涸悵樸學之不覩兮尚何嗜之克樂嘆曰黃昏寂寂風滿帷兮書籤塵封人何之兮雞窗夢醒惟爾思兮燈闌目落魂歸來兮

祭黃氏妹文

嘉慶己卯春三月乙丑循以淸酌庶羞告於黃氏妹之

靈曰嗚乎自丁卯之冬迎爾棺歸厝於此蓋十有二年矣余以衰病不復遠出跧伏於家著書度日每當風雨初晴冬陽明樹輒步村西徘徊於墓幽明雖閒笑言如晤本擬結一草庵永遠守護緣爾之夫壻自爾殁世以來尚未再娶因此遲遲踟躇瞻顧去年秋月爾夫壻以病物故於焦山之僧舍爾之小叔篤仁孝之情申友于之愛旣返兄柩復迎嫂骨擇於月之五日合葬爾夫婦於雷塘祖塋先一日來啓爾棺嗚乎爾隨夫之日自此得以永終而余離別之感轉莫能自遣矣憶爾生於庚寅余年八歲父母以長姊初殤謂爾再世爾之幼也天

資明慧爾之長也性情柔惠其在室也吾親憐之其既嫁也爾姑賢之貪貧茹苦爾意安之特以意外之讒突來𢙣易吾母既因爾而沈疴爾遂亦因母而羸瘠爾死之後讒人之族世濟其凶猶肆妄言棄爾荒叢余時深慟徧告於里中大人先生與爾弟迎爾而歸然而生死從夫爾之志也爾小叔云時在金陵嫂忽入夢絮語依依如嗟如痛明日則兄信來病方知重則爾一日不忘夫之心於此可見矣讒爾之人身死幾夕其子既惡疾殞年其婦亦生歸兄室天網恢恢餘殃惡積想爾已知之則爾亦可伸眉於地下矣而今而後魂棲黃氏之塋

終作黃家之鬼勉進一巵怡然而逝

邵太宜人誄辭

邵太宜人太學生甄陳阮君鑑也生三男二女長常生出嗣官保芸臺先生次蔭捷次蔭熙蔭熙爲從伯父佩玉後嘉慶丁丑夏四月二十八日宜人以疾終於內寢春秋五十有七常生時官戶部四川司主事在京師聞赴奔歸乞余爲文余誼爲至戚悉宜人勤儉之德因次敘行事以爲之誄其辭曰

博陵舊族適於陳西壺範幼習婦德日脩和若青春潔如嚴秋靜以義立動與禮游嗚乎哀哉始歸君子家道

食貧未牀蓍席集蓼之辛賃舂舉案亦備其勤旣勤旣儉旣解其屯浸裕厥境弗逸其身嗚乎哀哉君子于役悠悠十年誰特門戶宜人有焉惟兒暨女相隨以肩課兒以讀春誦夏弦教女以德婦功婦言雞鳴而起懲孄於眠闔必親啓計口爲饘盥潄倘未洒埽以先藏羅於市旅敗於田井井豑豑各凛無暄日之夕矣一家安安篝燈於室女右兒左己獨不安戶必親鎻邏爾并籠勿貽水火可以粱肉蔬糲餐之可以羅綺褧布衍之可以逸樂勞瘁單之君子素疾藥餌安之久而無倦未或離之身有沈疴轉自覺之心之憂矣德之羣也嗚乎哀哉

愛有孀姒相與依倚去年秋月姒病而死宜人傷之哀
思不已春正月吉人方慶喜思之不見大慟幾𣬉先後
之情親愛如此葬姒之日余婦歸邵宜人方疾就醫於
城聞余婦歸趣歸而迎風雨連朝乃過其行婦不克俟
遂隔幽冥四月三日余往視疾經脈雖虛形神尚實行
步如常語音未失自云無它惟食之窒一月未周傷哉
乃卒嗟嗟宜人其勤可師嗟嗟宜人其儉可思嗟嗟宜
人其德可知余爲世告以作此辭